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soft, artistic illustration of pink peonies and scattered petals. The flowers are rendered in various shades of pink, from light blush to deep magenta, with delicate brushstrokes. Some flowers are in full bloom, while others are just buds or falling petals, creating a sense of movement and grace.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adapted for a modern book cover.

# 繁花落定

网络原名《梦落大唐》  
寂月皎皎 著

作家出版社

繁  
花  
落  
定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繁花落定/寂月皎皎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11

ISBN 978 - 7 - 5063 - 4440 - 1

I. 繁… II. 寂…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9668 号

## 繁花落定

---

作 者: 寂月皎皎

整体策划: 博弈中天

责任编辑: 王宝生

装帧设计: 门乃婷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京北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8 × 235

字数: 460 千

印张: 21.5

插页: 1

印数: 001 - 12000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440 - 1

定价: 29.8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录 | 目

contents

## 上部 风华倾唐

第一章	劫数 / 003
第二章	游魂 / 006
第三章	白痴 / 009
第四章	苏勳 / 012
第五章	容夫人 / 015
第六章	月下 / 018
第七章	火难 / 021
第八章	出府 / 024
第九章	遇袭 / 027
第十章	两情 / 030
第十一章	剑客 / 033
第十二章	被掳 / 036
第十三章	杀手 / 039
第十四章	救美 / 042
第十五章	络络 / 045
第十六章	江夏王 / 048
第十七章	待选 / 051
第十八章	称心 / 054
第十九章	相会 / 057
第二十章	长线 / 060
第二十一章	书苑 / 063
第二十二章	动情 / 066
第二十三章	泣红 / 069
第二十四章	旧事 / 072
第二十五章	求救 / 075
第二十六章	美人计 / 078
第二十七章	狭路 / 081

第二十八章	剑客的情 / 084
第二十九章	汉王 / 087
第三十章	避难 / 090
第三十一章	入宫 / 093
第三十二章	戏莲 / 095
第三十三章	暗谏 / 099
第三十四章	定计 / 102
第三十五章	出游 / 105
第三十六章	碎琴 / 108
第三十七章	一石二鸟 / 111
第三十八章	卿本佳人 / 114
第三十九章	求佛 / 117
第四十章	后宫 / 120
第四十一章	武德殿 / 123
第四十二章	解忧 / 126
第四十三章	后位之争 / 129
第四十四章	琵琶女 / 132
第四十五章	凌霄花 / 135
第四十六章	离情 / 138
第四十七章	访吟容 / 141
第四十八章	与君绝 / 143
第四十九章	佳人夜访 / 147
第五十章	惊梦 / 150
第五十一章	陷阱 / 153
第五十二章	悲花落 / 156
第五十三章	夜风寒 / 159
第五十四章	病缠绵 / 162
第五十五章	断君情 / 165
第五十六章	伤情 / 168
第五十七章	隐居 / 171



# 目录 | 03

contents

## 下部 决胜帷幄

第一章	入蕃 / 177
第二章	一见钟情 / 179
第三章	公主殿 / 182
第四章	香巴拉 / 186
第五章	生与死 / 188
第六章	重生 / 191
第七章	神庙 / 194
第八章	惊变 / 197
第九章	辞别 / 200
第十章	返唐 / 203
第十一章	归来 / 206
第十二章	访旧 / 209
第十三章	梅园 / 212
第十四章	立威 / 215
第十五章	剪碧 / 218
第十六章	落梅风 / 221
第十七章	弄火人 / 224
第十八章	桃夭 / 227
第十九章	醉翁意 / 230
第二十章	密信 / 233
第二十一章	顿悟 / 236
第二十二章	信仰 / 239
第二十三章	密室 / 242
第二十四章	令牌 / 245
第二十五章	昔情 / 248
第二十六章	引火 / 251
第二十七章	爱恨间 / 254

第二十八章	除夕夜 / 257
第二十九章	过年 / 261
第三十章	风云动 / 264
第三十一章	深宫 / 267
第三十二章	画梦何处 / 270
第三十三章	悔约 / 273
第三十四章	落雁楼 / 277
第三十五章	罗网误 / 280
第三十六章	恨伤 / 283
第三十七章	营救 / 285
第三十八章	错过 / 288
第三十九章	情天远 / 292
第四十章	玄女观 / 294
第四十一章	离间计 / 297
第四十二章	探监 / 301
第四十三章	诉衷情 / 304
第四十四章	刺客 / 308
第四十五章	折莲伤画 / 311
第四十六章	将计就计 / 315
第四十七章	倾覆 / 318
第四十八章	缠绵 / 321
第四十九章	别唐 / 325
第五十章	回归 / 328
第五十一章	藏王墓 / 331
第五十二章	大结局 / 335

上部



【繁花落定】







## 第一章 劫数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八字命薄。

我的祖母云老太太和母亲云夫人都学过灵术，换句话说，是现代的阴阳师。但我却不是。祖母和母亲都不愿我碰任何脏东西，那脏东西将是我致命的打击——脏东西，就是祖母和母亲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东西，也就是灵魂，漂泊无依不属于人世的灵魂，俗称鬼。

我尽量不去接触那些灵异之物，偏偏却对那些异物特别敏感，阴森森的凉气，常会在我身侧萦绕，让我无所适从。那些异物，都是些急于找寻替身、好让他们重新投胎的恶魂。他们相中的，往往是八字命薄的短命之人。而我，在那些异物看来，分明就是到口的美食。

祖母和母亲给了我一块家传的古玉，据说可以驱邪，让那些恶魂有所顾忌，不能加害于我。那块玉苍白陈旧，无甚光泽，也看不出年代，雕刻着古老的螭纹。螭，形如龙而无角，卷尾，螭屈，春秋时便开始在各类器物上出现。观其形，嘴较窄，眼较细，身略肥，臀略瘦，比春秋之时已略有变化，算来应为唐之后、宋以前之物。这螭玉从我八岁时就被我贴身挂在脖中，也许真能守护于我吧。一直到二十岁，虽有异类不断在我身遭纠缠，我却不曾遇到过任何意外。

但随着我年龄渐长，萦绕的凉气越来越冰寒刺骨，出现的几率也越来越高、时间越来越长，甚至，我已经可以看到凉气中那稀薄的人正紧紧跟着自己，如影随形。

母亲常常叹息：“你的八字注定，活不过二十四岁，我该怎样救你，溪月？”

事实上，可能是因为那块古玉的提醒，我已经逃过几次大劫了。

一次，是在一栋崭新的商贸中心。我随着人流正在购物，忽觉情形有些怪异。一抬头，四处俱是人影，稀薄如淡淡的雾气，居然比正在购物的人群还多。我心头顿时直冒寒气，猛地冲出了商贸中心。

甫出那水晶般的玻璃门，就听得一阵隆隆作响，水泥灰尘乱飞，然后是巨大的折裂之声。等我逃到安全地带时，那座美丽的十层大楼已经轰然倒地，许多或崭新或陈旧的灵魂，在废墟之上飞舞。有哭的，有笑的，有茫然飘在空中的。

后来，这座商贸中心，成了市里豆腐渣工程的典型。

第二次，我和朋友去二十四层的顶楼观光，乘电梯下楼时，电梯里好多人。我便叫朋友先下去，打算再看一会儿风景，乘下一班电梯下楼。朋友咕哝了一句：“不趁现在人少下去么？”便关了电梯。

我怔了片刻，猛地想起方才那些电梯里的人，脚似乎是飘着的！



我疯狂冲上去拍电梯门，已经晚了，里面传来金属碰撞相击然后掉落的脆响。

朋友死了，电梯出了意外，从二十四层掉了下去。

随后，又出现了第三次、第四次的相类状况，我都死里逃生，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幸，还是不幸了。

今年我已二十四岁了，正是祖母和母亲给我算定的大限。

我的男友景谦，此时大是紧张，天天守着我，几乎不敢离我半步。从大学算起，我们已谈了三年的恋爱了。不知多少次，两人相偎相依，在花前月下徘徊，只愿今生今世，白头偕老，永不分离。对寻常恋人而言，这可能是触手可及的幸福，而我却只能不安而无奈地等待着我注定的命运。

我不想让家人担心，也不想死。我喜欢景谦，喜欢祖母和母亲，喜欢我的书和我的电脑，喜欢我现在所处的热闹自由的世界。有时甚至会恨自己，为什么会知道自己的命运，让自己始终处在这等死的尴尬和徘徊之中。如果什么都不知道，至少眼前会更幸福。

祖母和母亲合计了好多时日，又和景谦带我千里迢迢去西藏的香巴拉雪山之巅。那里有位极出色的天修大法师，据说能穿梭千年，参悟生死，祖母年轻时曾见过一面，知他神通，决定向他祈福求助。

那披在黑袍之中、有一双深蓝眼睛的天修大法师盯住我，目光闪烁了好久，然后看住那块螭纹古玉，“咦”了一声。

祖母忙道：“这玉，是我们祖上遗下之物，向来可以辟邪镇妖，可惜，现在似乎也护不住月儿了。”她把玉取下，恭恭敬敬递给天修大法师。

天修大法师手持古玉，瞑目低诵片刻，黯淡的玉身渐渐散出月色般的澄澈光芒，我看着那清亮的光芒，心神不由恍惚，眼前景物，亦似迷蒙起来。正迷糊间，忽觉中指一疼，手指已被天修大法师捉住，轻轻扎了一针，一滴鲜血掉落在古玉之上。苍白色的玉，顿时染上一片红晕，竟有几分妩媚，似不会再褪掉一般。

天修大法师将玉还给我，道：“此玉流转世间数千年，灵力深厚，我已将姑娘魂魄中的一缕转入其中，成为玉的本体之一，从此此玉与姑娘生死相依，如果姑娘出事，此玉必会护住姑娘之魂，以此玉灵力，说不准会给姑娘带来重生机会。”

景谦急道：“这么说，我的溪月，还是大劫难逃，必得先死一次了？”

天修大法师道：“天定命数，焉是人力能敌？”

祖母追问：“那么，溪月将会在何处重生？”

天修大法师笑道：“那要看古玉将她带到何方了。也许天涯，也许咫尺，也许今时今日，也许数百年前，也许数百年后。”

我怔住，脱口问道：“那我，该如何再找到我的父母家人？”

天修大法师苦笑道：“我也不知道。不过，到时候你可以再到香巴拉来试试。我们这座庙宇，从唐时便有了，世代相传。历代的住持，都是修行很高的大法师。”

天修大法师甩着他的黑袖子，露出一丝倦色。



祖母忙带我们告退。

天色虽已傍晚，天修大法师亦无留我们住宿之意，我们只得匆匆下山。

在那茫茫的雪山上行了三四里路，四人都倦了。景谦在背风处支了帐篷，我钻了进去，只觉头重脚轻，也不知是不是部分魂魄被吸入古玉的缘故，极是疲倦，竟一头睡去。

景谦看着满脸疲惫的溪月睡去，怕扰着她，便和两位长辈在稍远处点了篝火，温着干粮和水，打算等热一热拿去给溪月吃。

这时云老太太忽问道：“什么声音？”

景谦笑道：“哪里有什么声音？”

可这时他也听到了，山顶有隆隆之声传来，而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

云老太太和云夫人的汗毛都竖了起来，因为她们的灵感分明在告诉她们，那声音中，分明夹杂着死亡的气息，甚至有着孤魂的幸福的呢喃。那是因雪山失事而客死边地的寂寞游魂，在为即将找到的替身而兴奋。

云夫人忽然大叫：“是雪崩！溪月！溪月！”

她欲奔向帐篷，景谦一把拉住她：“快！快闪！”

呼啸的雪浪铺天盖地而来，边缘带倒云夫人与景谦，立时将他们淹没。

云老太太站得稍远，只被气浪卷着倒退数步，看着那恐怖的雪浪席卷而去，喃喃叫道：“天！天！”

然后疯了般以手刨起雪来，那一处雪正在耸动。

景谦终于露出头来，叫道：“伯母，伯母的手和我牵到一块！”

他连挣带爬，脱离了险境，又和云老太太合力，把云夫人拽了出来。

云夫人跌坐地上，抖落衣衫间的积雪，定了定神，看住面前的皑皑白雪，问：“溪月呢？溪月在哪里？”

云老太太和景谦都沉默了。

那呼啸而来的雪崩，又呼啸而去，把道路都覆住了，无辜得仿佛从来没发生过，只是一片洁白晶莹，似自亘古以来，就这么一尘不染，清雅洁净。

溪月曾睡过的地方，连着帐篷，完全消失了，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

云老太太好久才说：“古玉，会把溪月带到一个很幸福的地方。”

云夫人和景谦的眼中，开始泪光闪烁。

古玉，你会把溪月带到哪里去？

溪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你会好吗？

你会想我们吗？



## 第二章 游魂

我睡得昏昏沉沉时，脑子仿佛突然间空白了很久，就像灵魂被蓦地抽出了身体。

我以为那是幻觉，后来才知道那根本不是幻觉。

迷迷糊糊间，胸口憋闷得极难受，胃里翻江倒海，似乎灌了几大缸的水，又胀又酸，还有什么在疯顶着肚子，忍不住“哇”的一声，吐了出来。吐出的，全然是水，酸而涩。

旁边有许多似远又似近的声音在嘈杂：

“好了，吐出来了，吐出来了。这下三小姐得救了。”

“三小姐真是够幸运的啊，这么深的塘，掉下去半个时辰，居然还能救活啊！”

“三小姐虽是傻了些，以前也不近水的啊，这次怎么会到塘边来？”

“嗨，不是傻子吗？她懂什么？话都说不清的……”

最后说话的那人声音压得很低，可我还是听到了。

我的头被向下按着，腹部被某圆形硬物狠顶着，不断给压迫着往外吐水，耳朵嗡嗡响着，外界的声响如隔了一堵墙。鼻子也给呛得无法呼吸，口中更是又酸又苦，加上头晕脑涨浑身疼痛，背部被施予的每一下狠压，都似在被重物猛砸着，五脏六腑都给揉碎了。我辨不清自己是不是已被拖进了地狱。

许久，才有人说：“好了，应该没事了！”

我终于被放开，软软瘫倒在地上。

勉强睁开涩痛难忍的眼，迷蒙得几乎无法视物，只觉有许多红红绿绿的人影在眼前晃动着，即便是竭力睁大眼睛，也看不太真他们的面目，口气倒是听得出，大多是为庆幸我落水得救。

落水？我不是在西藏的香巴拉雪山吗？哪里来的塘？哪里来的水？

又一张担忧的脸凑到我近旁，几乎靠近了我的眼珠。

我仔细瞪眼去看，总算看清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男人，头上包着锦蓝纶巾，插着碧玉的簪子，簪顶还有一粒很大的祖母绿宝石，熠熠生辉。衣衫更是奇怪，长袍宽袖，滚着锦蓝的镶边。这是，古代的汉装？

“溪月将会在何处重生？”

“也许天涯，也许咫尺，也许今时今日，也许数百年前，也许数百年后。”

祖母和天修大法师的对话在我耳边回响。我是不是在睡梦中遇到了什么事，已经死去了？还是凭借那枚古玉的力量重生了？

我迷惑地颤动了下密长的睫毛。



落水后的冰凉，沿着湿淋淋的衣衫一直透到心口，风吹过，几乎把心都冻得哆嗦起来，让我忍不住抱住肩，打了个寒噤。抬眼看那一双双不同形状的眼睛，有的嘲笑，有的同情，有的怜爱，却同样让我陌生，陌生到可怕。可我重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我又何时才能见到我的母亲与祖母，还有我的景谦？我现在是身处哪儿？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惶恐中，我忽然想起母亲与祖母那慈祥的面容，还有景谦温柔眸子。顿时，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涩汹涌而出。我不想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家，还有我的爱人！我猛然失控地尖叫，我听到自己锐利的声线冲破阴沉苍白的天空，已与癫狂无异：“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我用力挣脱着几双扶着我的手，跌跌撞撞奔在细白石板铺就的路面上，一味地向前冲着，却完全不知该往哪里去。

人群中传来短促的惊呼，然后夹杂着叹息：“傻子，捡了一条命回来，还是个傻子啊！”

甚至有人低声咕哝：“救她做甚，活着也是白活。有什么趣儿？”

几双有力的手拖住我，把我紧紧按住，不让我动弹。

窒息般的疼痛和疲乏，如同潮水般一波波袭来，我还想挣扎，还想呼叫，还想继续奔出寻找我回家的路。可我真的累了。我只听见那中年男人如哭泣般叹息了一声，便晕了过去。

如果可能，我宁愿自己不再醒来。如果可能，我宁愿自己醒来时依旧在我鸟语花香的现代世界。那是我的根，我的家，我的梦，还有，我的爱。迷迷糊糊的梦中，我居然又看到了我的景谦，那漆黑的眸，一如往日温柔；那宽阔的怀抱，一如往日温暖；那轻软的话语，一如往日缠绵。“我不想到古代去，不想到别处去，我只想和你在一起，永远在一起！景谦……”我蜷在景谦怀中，呜咽哭着。景谦垂眸看我，眸光渐如春水涨满，然后滴落一滴泪花，正在我的掌心，由温热散成冰冷，盈成满心满怀的凄凉，竟将我心痛到醒来。醒来时卧于很软的床。被衾是上好的大红锦缎面子，绣了大团的宝蓝如意云纹，隐透着淡淡的棉花的清香。粉紫的帐幔用一对镂金芍药的银钩钩起，将屋里古色古香的桌椅陈设一一呈现。我咬一咬唇，感觉得到钝挫的疼痛，才知这一切并不是梦。我真的来到了另一个时空，一个完全陌生的古代时空。可我不想改变我的生活，我更不要孤零零一个人在古代枯燥地生活着，没有家，没有亲人，没有景谦。

何况听他们的口气，被我占了身子的这姑娘居然是个傻子，傻到居然会自己跑到池塘里找死。难道我以后得一直扮成个傻子？不然就对他们说，我不属于你们的年代，我是二十一世纪的人？只怕又会被当成疯子了。

谁能告诉我，我该怎么面对这可怕的事情。而我的心迅速如方才梦中那般凉透，不由自主地将被子蒙在头上，蜷缩在锦被中，如鸵鸟般不愿面对眼前的现实。这时有人进来了。

身边服侍的小丫环匆忙地行礼：“二小姐，三夫人。”

一个年纪稍长的，大约就是三夫人吧，淡淡道：“嗯，你下去吧，我来看看三小姐就走。”

丫环忙应声离去。



我床头另一个年轻而且清脆动听的声音响起：“这傻子命还真大。这样都死不了。”她应该就是被我占了身体的那傻子的二姐姐了。

三夫人居然有些失落：“是啊。她如果死了，东方家的那头亲事，必是你的了。”

二小姐恨恨道：“爹爹真是偏心，她五岁时就可以看出是个傻子了，还是把她许了东方清遥。可恨东方家只顾念着爹爹的救命之恩，明明知道她是个傻子，也不提退婚之事。”

三夫人道：“算了，不用跟这个傻子计较，也计较不来许多。来日方长，这次算她命大，下一次，还能逃得了么？”

二小姐的声音却有些诡异：“如果她现在死了，人家会不会怀疑到我们身上？落水后受了惊吓，应该也是容易生病死去的吧。”

那位三夫人居然没说话，不知是不是在沉吟。

我的额上却滴出汗来。

不会吧，我一穿越来，就要被人杀害？

我的祖母！我的母亲！我的景谦！救我啊！

活在古代虽不好，可总算还活着啊。活着就有希望，有希望可以回到我的时代、我的家乡和我的梦想。

我深吸一口气，猛地跳起来，大叫道：“啊，啊，水很深啊，谁，是谁在推我啊？”

我的声音突然放开，洪亮得只怕半里之外都听得见。

床前那正算计着怎么害我的两个女人，大吃了一惊，各各退了一步。

我从床上蹦下来，蜷着身子乱跳：“冷啊，水真冷。我的肚子还在痛啊。”

有丫环匆匆忙忙进来，要扶我上床。

我依旧乱叫着：“鬼啊，鬼啊，看那两个女鬼！”我捉住床头的梳妆椅，向那两个女人砸去。

两个人匆忙后退，一边退一边叫道：“不得了，书儿落水之后傻得更厉害了！”

我趁机细细察看这一对不怀好意的母女的容貌，居然都甚美。三夫人年纪略大些，朱红的袍子花团锦簇，眉梢眼角，已有丝丝鱼尾纹若隐若现，但徐娘半老，自有一番成熟风韵；二小姐更是五官精致，俊俏夺目，尤其一点樱唇，在镶金丝绣粉梅的紫色纱衣掩映下，更是娇嫩鲜红，玫瑰花瓣般可爱诱人，叫人难以相信方才毒害亲妹妹的主意会从这般可爱的嘴唇中说出。

而且听她们口气，连“我”落水，只怕也是她们暗中动了手脚。

三夫人故作惊讶的呼喝声渐渐远去。我平静下来，接过丫环递过来的茶，喝了一口，努力用呆呆的眼神使自己看起来很傻。

不知我沦落在哪个异时空里，无亲无故，无家无室，无衣无食，连身体都是别人的。想活着，就只能装傻了。

相信就是想害人的人，也不会对一个傻子有所戒心。

只有别人对我都没有戒心了，我才有机会准备好一切我需要的东西，去香



巴拉大雪山。

大雪山上有大法师。

天修大法师说，想回家，可以找大雪山的大法师，那是他的祖师。

### 第三章 白痴

我想，装傻应该是我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

没有任何人防备我。

甚至是下人，当主子不在时也会有些鄙夷有些同情地看着我，说着“我”的身世和“我”的糗事。

我穿越来的时空，跟天修大法师说的数百年，相差了近千年。

因为此时，居然是大唐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十余年，贞观之治，已颇有成效，京城之中，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我穿越得到的身体和身份，居然是天下闻名的洛阳飞云庄庄主容锦城的嫡女，可惜从小是个弱智无能的白痴女孩。

容锦城就是我醒来时见到的那个穿着锦袍的中年男子，家资巨万，是当世最具实力的皇商，许多高官甚至皇亲都与容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容锦城的元配夫人，已在十五年前去世，只留下了当时尚在襁褓之中的我——或者说，我的现在的身体。容锦城共娶了三房夫人，另有十余名姬妾，但子息不盛，只有三个女儿。我的大姐容诗儿是二夫人所出，嫁的是洋州刺史赵节。二姐容画儿是三夫人所出，尚未字人，但听口吻她对我的未婚夫东方清遥很是倾慕。东方家和容家一样，是极有名的皇商，当年受过容家大恩，几世交好，因此定了姻亲。

容家这位父亲看来是很怜爱他这个自幼失母的白痴女儿，并且相信受过自己恩的东方家不会亏待容家这个白痴女儿，方才给小女儿定下了这门亲事。

他的白痴三女儿叫容书儿，很典雅很有气质的名字。

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可惜这个名字让我不得不装成白痴。

幸好，我不会一直装下去，我不会留在唐朝，我的根，我的梦，我的心心念念，都在二十一世纪那个遍地是花的南方城市。我这个二十一世纪的灵魂，一定要回到那个属于我的地方，属于我的家，找到属于我的爱人。

我意识清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着如何去西藏，如何去香巴拉雪山。

可惜这是唐朝，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唐朝。

没有飞机，没有汽车，没有马路，没有电话。

连马车都不是寻常人家用得起的奢侈品。

我该怎么去西藏，又该怎么去向爱我的祖母、母亲和景谦求援？





我只是一个漂泊在千百年前的孤凄灵魂，迷失在那简朴而繁华的大唐盛世。到底该如何回归我的世界？

我一直在琢磨着。一边琢磨，一边休养着自己的身子。

经过一次生死劫的身子，实在是太弱了，不管将来设什么法子去西藏，我都得不动声色养好自己的身子，再暗中准备好去西藏的盘缠。

如果我没有记错，那时的西藏，叫吐蕃。贞观年间，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下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既然大唐有公主在彼处，想来京城之中，必然有人来往于两国之间了。

装傻其实也是一件吃力的事。我一向安静爱洁，却不得不故意每日弄得蓬头垢面，见人就呵呵傻笑，时间长了，真的快要傻了。

不想自己回家之前便精神崩溃，所以别人不注意时，我还是会悄悄走到别人不注意的花园背阴处，在那一大片不为人注意的蔷薇架下坐下，抛开脸上僵硬的伪装，放松了自己，悄悄筹划着我的出走计划，思量着我回到现代的可能性。

蔷薇花瓣在风中懒懒地飘着，风中的气息清新而芳香，有些像我们一家三口所居住的故园的味道。那个故园里，后来多了一个人的气息，就是景谦。

景谦，现在应该也在千年后的蔷薇花下独自徘徊，怀念着我这个突然死去的恋人吧！我甚至可以感觉得出，他那温和漆黑的大眼睛，大滴掉落的泪珠的温度。和泪珠一起滚落的，应当是和我一样的伤痛和失落吧。

不知不觉，泪水迷住了我的眼。

我含着泪，折了六十四根小小的树枝作为筹子，把自己的八字一一排出来，以五行相生相克和阴阳二气消长之理，细细推算。依旧是一副薄命相，二十四岁后，全然的一片空白，找不出一丝生气来。

但这空白又与一般全然的死去很有差别。彻底死去的人，会回归到幽冥地府之中，重新投胎。地府在八字中的颜色，是黑暗如无星无月的夜晚颜色。而我所排出的空白却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雾般的空白。

这是什么预兆？祖母和母亲把它看做了我的生机，我应该也把它视做我的生机么？那遮天蔽日的白！

然后我取出挂在脖子上的金锁，看刻在其上的生辰八字。

这是属于白痴女孩容书儿的生辰八字。我醒来时一直跟随我的螭纹古玉已不见了，却多了这把金锁。这把金锁挺沉，在现代可以换到不少钱吧，但要去唐时的吐蕃，恐怕还是远远不够，得另想法子。容书儿虽出生于大富之家，除这金锁，也未见有什么值钱的首饰。多半因为她傻的缘故，怕再值钱之物，也会给她随手遗弃，所以才会如此简朴吧。

容书儿的生辰八字也很奇怪，她的命数应该属于很清贵的那种，有钱有闲，能书会画，并且颇有旺家之相。只是未成婚前运数有些迷蒙，似一颗明珠飘着一层灰，只待成婚之后，即可尘埃尽落，还其本色，绝无短命运数。

可我既然已经占了容书儿的身子，我就成了容书儿。真正的容书儿，一定是死了。难道我的八字推算，用在古人身上并不合适？